# "通感", 还是"心感"?

### ——兼谈传统学术遗产保护

郁龙余 (深圳大学 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 钱钟书先生《通感》一文发表后影响巨大。然而以"通感"译 Synaesthesia,使中国固有的"心感"埋没,被视为舶来品,造成传统诗学资源流失。经研究可知,心感论是中国诗学对世界学术的一大贡献,应该为"心感"正名,请"心感"归位。"心感"和"通感"仅一字之差,但绝非一字之争,关乎传统学术的保护,应当引起重视。

关键词: 通感; 心感; 传统学术; 遗产保护

Abstract Tong Gan (Synaeshesia), an essay written by Qian Zhongshu ha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s upon critics after its publication, howeve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is term as "Synaeshesia" has undermined the concept of "Xingan" (sensation), one of the key term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oetics. In consequence, this longstanding Chinese concept has been mistaken as a borrowed term from the Western criticism, and resulted in the loss of Chinese poetics heritage. The related studies show that the notion of "Xingan" ha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poetics wordwide, and it must reclaim its own significant position. "Tong gan" and "Xingan" seem to differ in just one Chinese character, yet it matters greatly insofar as about the protection of Chinese critical tradition, to which we should pay great heed and attach great in portance

**Keywords** Tong gan, Xingan, traditional poetics, the protection of heritage 中图分类号: II06 文献标识号: A 文章编号: 1006-6101(2006)04-0063-9

在中国当代学术界. 人们好像达成了一种共识: "通感"是西文

Synaesthesia一词的汉译。 1993年出版的《世界诗学大辞典》说:

通感(Synaesthesia)诸种感觉互相沟通的心理现象。……在西方,荷马、埃斯库罗斯、贺拉斯以及后来许多诗人,都曾经运用过通感。但"通感"一词作为术语却出现得很晚。卡登认为,很可能是 1892年儒勒•米叶(Jules Millet)在《声音兼备的听觉》一文中首次使用它(《文学术语词典》)。我国古代文人也很早就运用通感手法,批评家也较早予以注意,尽管没有提出"通感"之类的专名。例如,《礼记•乐记》写歌声:"……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孔(颖达)《疏》曰:"言声音感动于人,令人心想形状如此。"……对于我们来说,"通感"一词是舶来品。 1962年,钱钟书发表《通感》一文,此后学术界对这种艺术手法的讨论渐趋活跃。<sup>①</sup>

#### 1999年出版的《中国诗学大辞典》,进一步肯定了"通感"外来说:

它不是中国古代文论概念体系中原有的审美概念,而是今人借用西方心理学的术语,用来概括中国古代审美活动中广泛存在的眼、耳、鼻、舌等各种感官经验相代、互通的现象。"通感"一词,在中国古代语汇中虽然出现得很早,但其本义只是"通灵感物"(汉马融《长笛赋》),常用以表述文艺作品,特别是音乐、诗歌的功能,能够使人的心灵同神祗、万物交感互通,但毕竟同今天所说的作为审美概念的"通感"的内涵不同。……钱钟书《旧文四篇》中,有一篇专说《通感》、综合古今,汇通中外,言之最详。②

两部诗学大辞典有 3点是相同的: 都认为"通感"是外来概念, 都承认中国有大量关于"通感"的描述和运用, 都标举钱钟书的《通感》一文。钱文一开头说: 中国诗文有一种描写手法, 古代批评家和修辞学家

<sup>• 64 1994-2010</sup>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

似乎都没有理解或认识。接下来作者例举了很多中外作家的名句,认为用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来说,这是"通感"(Synaesthesia)或"感觉挪移"的例子。文章是这样进一步解释"通感"的:

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鼻、舌、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含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sup>③</sup>

钱文认为,各种"通感"现象里,最早引起注意的也许是视觉和触觉向听觉的挪移。文中所举大量例句,以此类最多、最典型。如"清脆秋丝管"、"促织声尖尖似针"、"莺声圆滑堪清耳",等等。可以说,"通感"问题,是作者关心多年、用心甚多的一个命题,一经发表,影响巨大。诚如有学者所说:"作者拈出中外诗文描写的一种兴味盎然的手法,在美学史和创造心理学史上,都具有发现和发明的意义。"<sup>®</sup>钱钟书的《通感》一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对这一命题讨论得最深刻、最详尽的文字。黄维樑认为,在钱钟书所有论述文学的单篇文章中有"两篇最为著名"、《通感》是其中之一。<sup>⑤</sup>

本文要讨论的,是"通感"一词作为 Synaesthesia的汉译,是否妥当。

从意义的理解上讲,"通感"作为 Synacsthesia的汉语译词似无不妥。几十年来,中国学者对此几乎没有争论。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钱钟书取精用宏,拿捏得当,用"通感"来译释 Synaesthesia令人易于接受;二是"通感"一词的原意,在现代语境中易于剥离剔除,现代中国人见到"通感",一般不会联想到它的"通灵感物"的原意。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从古汉语中借词来翻译西洋概念,屡见不鲜,如经济、物理,化学,等等,都是旧词赋以新意而成为流行的现代汉浯词汇。随着时间的流逝,"通感"作为一个引进的诗学新概念,似乎已经成为新的约定俗成,大家都已认可或者习惯。

然而,这种认可或习惯,值得我们认真检讨。

中国古代不但有大量描述感官互借、感觉挪移现象的实例,而且有专门的词汇来表述这种现象。这个专门词汇就是"心感"。《礼记•乐记》说: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千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蝉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以上所引,是中国古代音乐发生学的著名论述。在这个论述中,将音、声、乐、心的相互关系,作了清晰的表述。在短短的文字中,出现哀、乐、喜,怒、敬、爱六种"心感",而对"心感"的含义作了明确交代:"人心之感于物也。"由此产生的感觉挪移被认为"表现了听觉、视觉、触觉经验的移借交错"。<sup>⑥</sup>所以,这段文字又是中国古代心感论最早、最完整的记载,不但提出了"心感"这个核心概念,并对它作出定义,举出6例进行阐述,而且得出结论:"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感字之前省略了一个"心"字,再次点出"心感"这个核心概念。

关于音乐与情感的关系,《礼记·乐记》从为:"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这里,"血气"、"心知"、"心术"等语,和"心感"一样,都是专门术语。这说明"心感"这个术语的出现,并非偶然,是中国古典

<sup>• 66 1994-2010</sup>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

艺术诗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心感"作为一个诗学术语,在中国古籍中经常出现,如"书曰:诗言志,歌詠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詠之声发。"(《汉书·艺文志》)"诚动于言,心感于和。"(《嵇康·声无哀乐论》)由此可知,"心感"有广、狭两义:广义为"人心之感于物",即大家常说的"感物"、"应感";狭义由此派生而来,概括审美活动中产生的各种感官互通互借的现象,意义与西方 Synaesthesia相当。

考察中国诗学的审美主体构成,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五官平等, 二是五官整合。五官平等论在审美主体构成上与西方划清了界限: "西方的 Aesthetics是听觉、视觉两种感官思维的产物: 中国美学是味 觉、嗅觉、触觉、视觉和听觉五种感官思维的产物。"<sup>①</sup>五官整合论在中 国起源甚早, "先秦诸子百家都讲五官并用, 五官一体, 讲美在整合, 美 在和合。" 8五官平等是五官整合的前提, 五官整合是五官平等的要求, 两者相生相成。孟子曰: "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在中国古 代,心一直是思想器官,统领整合视、听、味、嗅、触五大感官。《文心雕 龙•养气》说:"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讲的正 是心与感官的不同。五官并用、五官一体,不是各感官之间的直接沟 通、相互替代,而是由心的统领、整合实行整体审美。 所以"感觉挪移" 说、"感官互借"说、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并未道出本质、对其本质作出 直接揭示的是"心感"。心感论告诉我们,各种感觉都是心的感觉,各 种感觉语汇,如视觉语汇、听觉语汇、触觉语汇、味觉语汇、嗅觉语汇,都 是心的语汇。至于世界各民族大量存在的综合感觉语汇,更是心的语 汇。所谓感官互借、感觉挪移、其实都是心感所致。作为创作手法,心 感容易产生惊奇效应, 为历代诗人、作家所重。

中国诗学的心感论,强调心在审美过程中的统领与整合的作用。 "乐者,心之动也。"其实,诗乐舞都是"心之动"。《礼记·乐记》说: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 之。"这"本于心",就是讲心是一切审美的出发点与归结点,从出发到 归结的过程,就是统领与整合的过程。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认为五大感官的功能各不相同。在西方,还将它们分成高低两类,视觉、听觉是具有审美功能的高级感官,味觉、嗅觉、触觉是不具有审美功能的低级感官。中国无此等级之分,但强调各感官之间的差异及不可替代性。《荀子·君道篇》"人之百官,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列子·仲尼篇》说:"不能易耳目之用。"尽管西方强调感官的高低之分,中国强调"不可以相借官",但都存在大量 Synaesthesia现象。这不是极大的矛盾吗?钱钟书甚至发现这种矛盾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陆机《演连珠》第三十七则明明宣称:"臣闻目无尝音之察,耳无照景之神。"然而他自己却写"哀响馥若兰",又俨然表示:"鼻有尝音之察,耳有嗅息之神。"一个人作诗和说理不妨自相矛盾,"诗词中有理外之理"。<sup>⑤</sup>上述矛盾如能用心感论来观照,一切便迎刃而解。

西方将感官分为壁垒森严的高级、低级两类, 只是少数学者的无谓之为, 在大量的 Synaesthesia 现象面前, 壁垒便不攻自破。荀子所说"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 就是心感论强调的各感官之际不直接沟通、相互替代, 而是由心的统领、整合实行整体审美。所以, 陆机的所作所为, 看似矛盾实不矛盾。总之, 心感论抓住了本质, 可以有效地解释 Synaesthesia产生的各种问题。

在心感论观照下,中国古代的一些特殊词汇就能得到合理解释。《白虎通·情性》:"目为心视,口为心谈,耳为心听,鼻为心嗅,是其支体主也。"将各感官与心之间的统领和被统领的关系叙述得十分清晰。中国还有许多心和感官组成的词汇,如"仰首圣朝,心口愤歡"(《晋书·范弘之传》)、"追思昔游,犹在心目"(《文选·魏文帝·与吴质书》)、"松风清襟神,石潭洗心耳"(《李白题元丹丘山居诗》)中的"心口"、"心目"、"心耳"等等,浸润的都是心感论思想。

中国还常用单一的感官行为来表述复杂的全身心行为,如闻政、听政、听事、视朝、视事、耳治,等等。实际上也是心感论的产物。表面上是一个感官代替全部感官,其实是心在对所有感官统领、整合。这些极

<sup>• 68 1994-2010</sup>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

富特色的概念, 在心感论的故乡中国有着良好的产生和生存的环境。

心对五官的统领与整合,是心感论的学理基础。中国古籍中,对此有大量记载。"耳目不违心。"(《礼仪》)讲听觉与视觉接受心统领而不违拗。如果听觉、视觉不经过心的统领整合(思考)就会滞于物象的表面而被引诱,所谓"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反过来,如果心出了问题,听觉、视觉也必然闭塞,所谓"心昏耳目塞。"(《毂梁传·僖公十九年》)。如果心与五官的关系颠倒过来,则被视为小人行为,《孔子家语·好生》说:"小人以耳目导心。"正因为心对五官的统领与整合,才能出现"视听不用耳目"(《例子·仲尼篇》)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列子·黄帝篇》),才能将"耳视目听"喻为得自然之道。在中国古人那里,对事物最高、最深、最真的认识是"心领神会"。《文子·道德》说:"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听者,学在肌肉,以神听者,学在骨髓。"

综上可知, 心感论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的诗学理论, 语汇丰富, 学理清晰, 学术生态状况良好。它比西方的 Synaes hesia 早了二千多年, 是中国诗学对世界学术的一大贡献。然而, 由于我们自己的原因, 让西方的 Synaes hesia以"通感"的译名僭位几十年。现在, 该是我们对原生态的心感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发掘和整理, 请其归位的时候了。

"通感"一词通用已久,与"心感"只是一字之差,可否尊重现实,仍以"通感"译 Synaesthesia 我们认为不妥。将原意为"通灵感物"的"通感"取代真正表述感官挪移意义的"心感",犹如养子取代亲子,于情于理都不通。在发现"心感"之前,用"通感"来译 Synaesthesia 已属憾事。现在,"心感"这一术语已经发现,再用"通感"来译 Synaesthesia 就有僵李代桃之嫌。

更重要的是,用"通感"译 Synaesthesia,用的非其本义,所以它实质上只是一个赋于新意的借词。失去了历史传承,就失去了发明权和话语权。这样,由中国古代先贤发明、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心

感论, 戴着"通感"的头帕拱手送给了西方人, 中国大量的诗例只能作为陪嫁去妆扮 Synaesthes a而已。这种违背历史真实的相让, 对学术有害无益。

心感论的这种遭遇,在国际文化关系中并不罕见。有人认为,关于"通感",功也钱钟书,过也钱钟书。钱钟书确实有功有过,但不是功过相抵,而是功大于过。因为他的《通感》一文,使得这沉潜的课题的讨论得到普及和深入,这是他的功;他的过,是不经意中用"通感"抵换"心感"翻译 Synaesthesia,造成今天的尴尬局面。不过,钱钟书并非大匠弄人。在当时条件下,他已超乎时人,难能可贵了。钱钟书在《通感》中说:《文心雕龙•比兴》历举"以声比心"、"以响比辩"、"以容比物"等等,还向《长笛赋》里去找例证,偏偏当面错过了"听声类形",这也流露刘勰看诗文时的盲点。<sup>⑩</sup>历史好像是个爱开玩笑的顽童,刘勰的盲点在 1500年之后恰恰就在钱钟书身上出现。如果钱钟书当年能再深入一步,从他披阅的《礼记•乐记》中擢出"心感"一词,将他的《通感》写为《心感》,就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具有真正的发现和发明的意义,该是多么愉快。可惜失之交臂,令人扼腕。

钱钟书是现代硕学鸿儒,尚且有此遗憾。可见学术道路之艰难。钱钟书的遗憾提醒我们:在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中,如何保护好传统学术,保障民族学术资源不流失,应该引起所有学者的重视。只有保护好传统学术,才能平等地与外国学术进行交流,在交流中汲取营养,壮大、发展自己,构建中华民族的新学术。"通感"与"心感"只有一字之差,但两者之争却不是一字之争。这关系到学术的发明权和所有权。学术为天下公器,这是指学术的使用权不为任何人所私有,而不是说发明权和所有权可以人人共享。现在,全世界讲保护知识产权,应该包括对传统学术的发明权、所有权的保护,因为这两项权利是永久的,不失时效的。当下,中华民族随着和平发展的进程,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在这期间,保护好传统学术遗产无论对中华民族还是对全人类,都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传统学术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的多样性

<sup>• 701994-2010</sup>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

#### 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

#### 注:

- ① 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世界诗学大辞典》,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3年,第 526页。
- ②⑥ 黄保真:《通感》、载傅璇琮等主编《中国诗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9年,第81页。
- ③ 舒展选编《钱钟书论学文选》第六卷,花城出版社 1990年,第 92页。
- ④ 舒展选编《钱钟书论学文选》第四卷, 花城出版社 1990年, 第 138页。
- ⑤ 黄维樑:《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载《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1期,第88页。
- ⑦⑧ 郁龙余:《中国印度文学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第 177 页。
- ⑨⑩ 舒展选编《钱钟书论学文选》第六卷,花城出版社 1990年,第 98,94页。

## 中国比较文学会哀悼国际比较文学学会 塔尼亚·卡瓦哈尔会长逝世的唁电

Dear Professor Steven Sondrup

It was with great sadness that we learned of Professor Tania Carvahals death. We deeply grieved to hear that she had passed away on 11 September 2006. Professor Tania Carvahalwas remembered and highly respected for her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her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ICLA as president. Her death is a great loss to all ICLA members and comparatists. We want you to know that our thoughts are with her husband and our Brazilian colbagues in this time of sorrow.

We represent all the colleagues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to extend our deepest sympathy.

Secretar iat, Chin 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